



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兼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马寒荣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给农村人口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时农村学前教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幼教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成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之间在家庭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日益明显，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受教育权利以及社会向上流动机会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在这个差异拉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平等和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公平性联系起来，并且对涉及到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社会结构性安排感到一定程度上的不满。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一、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核心问题。社会分层理论是社会学家用来描述社会结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一种理论。一般而言，对社会分层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有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与否的“二元阶级”论，韦伯的财富、威望和权力“三位一体”学说，以及功能主义、冲突主义和交易费用理论对社会分层的论述。其内涵是指社会分为层级、各个层级之间具有垂直的不平等关系，由于这种不平等关系，不同层级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

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或者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者社会阶级的变化。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人们依赖自致性身份地位的程度大大超过相对封闭的社会，而封闭社会更依赖先赋性身份地位。[1]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是人类活动所创造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社会位置的移动。社会流动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2]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社会分层是一个前致性因素，社会分层的位置往往决定着社会流动的难易、渠道的宽窄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一些具有不同职业和社会属性的新型社会阶层。陆学艺在《当代

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依据职业分化和3种重要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的不同占有情况,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属于第九层。[3]一种以现代产业分类为基础的农民职业已初具规模。在现实中,农民已经分化为多种角色的职业劳动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配置,社会流动加快。而在这当中,农民工的人口占到了大多数。

二、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的研究传统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布劳、邓肯在分析美国社会结构时认为,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中,个人的教育程度极为重要和关键。来自马克思和韦伯传统的阶级阶层结构理论,则把教育或者技术资格看作是划分阶级阶层结构的重要依据。更为具体地分析教育对阶层结构形成意义的R·柯林斯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校证书来体现)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者“文凭主义”。所有受惠于文凭制度的职业的获得,需要通过对教育文凭的投资,而文凭反过来被用于购买免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的工作职位。他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文凭社会”的产生,指出教育中的阶梯建构在整个社会地位大序列之中,而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经济方面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不仅仅存在市场社会之中,而且作为进入的壁垒设置,教育与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4]。

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划分标准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复杂劳动(因而报酬较高)的职业需要教育较高的人来承担,由此提高了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人事制度的不断分层化,使人事选拔需要建立在一种既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提供均等机会的客观标准之上,教育正是具有这种功能的一项客观标准[5]。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陆学艺给“文化技术资源”的定义是: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奥林·赖特在用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时,将其定义为技术资产,并认为它具有作为剥削基础的分层意义。究其本义,旨在说明文化技术资源在现今社会仍然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其拥有者相对于非拥有者来说,具有一种类似于资本的排他性优势。这种个体对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以及社会的认可,除了可能有极小部分的先天性因素发挥作用之外,其根本还是取决于个体在社会中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所以,在较为普遍的意义,尤其是个体踏入社会参与社会职业分化的初期,个体对教育资源占有程度,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对文化技术资源的占有程度。在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外的中高层次教育还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个体对中高层次教育资源的占有程度千差万别,也导致了文化技术资源拥有者对非拥有者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类似于经济资源的排他性优势,也直接导致了个体在社会分层中的不同位置。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教育是现代社会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再生产机器。正是通过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别甚至对不同语言 and 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诚然,社会分层影响和决定了社会成员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并通过教育复制已有的阶级结构。但同时教育具有促进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

的功能。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表现在教育为社会阶层的变动提供了渠道,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阶层较低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来说,教育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手段。

三、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思考及对策建议

(一)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进行的思考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失学率高达9.3%。这就意味着全国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6]据一项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对12000多名流动儿童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的调查显示,3~4周岁的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远远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及时接受小学教育,而且超龄现象严重,有近20%的9周岁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孩子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女的31%和10%;另外,在学龄儿童中“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12到14周岁的流动少年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另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在北京暂住的流动儿童少年达20万,上海有24万,深圳高达35万,而在这些流动儿童少年中,小学入学率为85%,初中入学率仅为20%,这就是说约有100万流动儿童在失学,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6]

中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在不断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而他们的子女则成了城市的第二代移民。城市的未来需要他们,国家的未来也要靠他们。如果他们这一代的素质不能得到保障,这势必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

鉴于教育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中的特殊作用,它不仅仅是个人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流动的主要动力。有别于其他各种资源的获得方式,文化技术资源的获得固然依赖于个体的先天因素(如智商、天赋等),但更主要的是依赖于个体的后致性因素(如勤奋、钻研等)。而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实现方式。

相对于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而言,社会中下层最易获得的就是文化技术资源,其途径是接受中高层次的教育。虽然政府加大了经济再分配的调度功能,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各项社保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质变性提高,因而难以有效地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经济资源占有程度。而组织资源的分布更为复杂,暂时也没有切实有效的途径。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则能让政府实现转移支付,通过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或合理的偏向性)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资源占有程度。现在大多数人已认识到,国民占有教育资源的平等,正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尤其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来说更是如此。

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能否接受到教育的问题,他们同样还要面临心理认同的问题。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一般社会失范问题大多是社会边缘人。而农民工子女在典型意义上扮演着“社会边缘人”的角色,他们大多跟随父辈来自农村,从小所感受到的是传统观念、习俗和生活等。一方面,他们每天所见所闻所感的大量来自都市里的信息、规范和生活方式等;另一方面,城市里存在不少针对他们的人为的体制性歧视和限制等。异己的城市文明的排斥、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们怀着深深的自卑和不满。在这样的情势下,外来人口子女往往表现出一种角色上的冲突、认同上的危机和价值的失范状态。而这些对他们社会化是非常有害的,很容易造成其人性的扭曲和形成反社会化的人格。

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向上流动的条件主要是个人的先赋性地位。而在现代社会,更强调竞争,“自致性”地位在个人向上流动中是主要条件,如学历才能等。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结构。城乡之间无论是生活水平、文化素质亦或是生活消费、习惯、风土人情上都有很大差别变化。然而,中国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很大的差别变化。在如此复杂变动的环境下,外来人口子女所面临的形势也并不乐观,一方面他们保持着其父辈的身份和地位,在整个社会利益结构中处于劣势的境地,使得他们难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环境中得到良好的先赋性资本和自致性生存资本。另一方面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城市环境中,都市给他们的头脑留下的是美好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内心形成强烈的向上流动的动机。但是,对尚处于社会化阶段的少年儿童,即使其内心有强烈的向上流动的愿望,但是目前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先行将这些无“自致性”优势的外来人口子女向上流动的通道给堵塞掉。显然,这势必会加剧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加不利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二) 对策与建议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背后往往是涉及到社会分层等社会结构深层次问题。对此,作为公共职能代表的政府及学校应该大有作为,要千方百计整合社会资源为其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机会。

1、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

陆学艺认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正,就会导致机会结构不公正,这也是阻碍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一种制度性缺陷。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分城乡来看,城市的公共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共教育机构。

在我国,地方政府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而又因为户籍的限制,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到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农民工的子女要想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必须交高额的“借读费”。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既无法享受流出地的义务教育经费,又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他们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管的地带。

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该在制定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体制的框架下,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教育待遇。因为之于目前的状况,教育还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国家财政对教育投资总量不足的现状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要让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公平更为重要。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国家必须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一些特困的农民工子女应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应为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设立专项资金,充分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2、改革户籍制度,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1958年颁布的《户口管理条例》将城市与农村居民划分为两个在权利、义务与社会保障上不对等的社会群体,造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承担着更多的义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进城谋生,但其边缘身份并没有变化,至今尚无一项特别的法规承认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保障他们的权利,户口成了他们在城市中公平的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打破教育二元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行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户籍制度。随着这一制度的完善,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城乡等级差别将不复存在,人的自由、合理流动才有保障,才能真正从根源上消除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才能得以实现。

3、规范课堂内部及外部的平等原则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入学机会的平等只是教育平等的第一步,过程的平等才是他们

所需要的,才能够直接导致结果的平等。农民工子女由于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环境与城市儿童的差异,面临着诸如生活习惯、思想价值观念、人际交往圈等众多适应问题,这成为他们身心发展的无形障碍,造成农民工子女心理压力大,敏感易冲动,自卑感强。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对他们给予关注,教学过程要注意对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育程度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待遇。不仅要在接受知识和智力发展上使他们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而且要在情感和态度上平等地对待他们。

同时整个社会也应该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注,社会各级青少年维权服务网络应把农民工子女摄入自己的视野,不应该忽视这一群体,及时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是处于由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不断地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是拥有庞大的中间层。而农民工及其子女目前正是处在金字塔底的位置,他们如何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而成为社会的中间层,更多的还是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扶持,为他们创设良好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戴维·波普诺1李强1译社会学[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
- [2]李承先. 高等教育民主与中国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变[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3 (1) 28.
- [3]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4]刘精明. 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 (2) : 211
- [5] 景跃民、张景荣. 社会分层研究与中国社会分层现状[J]. 人口学刊, 1999 (5) .
- [6] 胡云生. 飘飞的蒲公英也该有春天——农民工子女教育透视[J]. 江西教育, 2004 (12) : 9 - 111

作者简介

马寒荣(1984—),女,安徽宣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5级教育学原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7年第2期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 敬请注明: 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